



白氏文集

廿六

14  
 和11  
 658  
 19







中大夫守  
尚書刑部  
侍郎賜紫  
金魚袋白  
書易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碑誌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

序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華嚴經社石記

吳郡詩石記

吳興靈鶴讚



錢塘湖石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三教論衡

沃州山禪院記

修香山寺記

薦李晏韋楚狀

與劉蘇州書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

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郎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占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恠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凡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名記書碣讚序七十五摠七百六十九章合三

以作而音

則作如

名作銘



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留將啓手無他語  
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自樂天知我  
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  
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  
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  
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  
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  
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  
方暇因發閱篋裘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

蘇

刺作判

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潛惻久之况  
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  
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  
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  
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  
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  
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  
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

且家本  
詎有誰

詠



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  
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  
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  
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  
高祖諱奮至遠天官侍郎曾祖奮國子司  
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考諱藩

序之家  
官有

都議式  
郡謀  
舍元之  
諱有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  
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為海  
州刺史一子曰鐵左衛騎兵曹參軍一女  
適隴西李遂遂為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  
上得於國史家諜云夫人為相門女邦君  
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  
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  
飢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者  
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

諒有之  
海下河  
官家  
共元

諜

澣衣



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  
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  
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  
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  
祔于某所先塋享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  
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  
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  
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夫人李氏之  
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

家作國

任或作

夫人元

音撰寄放  
言行

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  
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  
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  
初終而怠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  
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  
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  
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  
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  
者也論撰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達音凡

誌名德



高邑之祥 降於李氏 相門之慶

鍾于女子 女子有行 歸我裴君

君亦良士 宜賢夫人 夫人雖歿

風躅具存 勒名泉戶 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  
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花嚴院春秋七十有  
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  
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

某正其管家

又說 附以某先師

果或作累

奉先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  
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  
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  
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  
在下皆師所囑果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  
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  
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  
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  
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

除作 慶或作 受 名作銘 花嚴 嚴持 受作字 山元之 之乍西 果作累 而有之 授作受 後作僕 管家 三有之

百集年九



養蓄爲道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  
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  
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  
若賢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  
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  
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  
衆悅隨欣戴一至於耶同學大德繼居  
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  
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

於戲  
嗚呼

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  
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  
以讚云

理字

師之度世 以定以慧 爲醫藥師  
救療一切 師之闡維 不塔不祠  
作功德幢 與衆共之

華嚴經杜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  
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

幢字



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  
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經一部十  
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  
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  
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  
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  
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  
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  
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

勸有  
中  
聚  
或下

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  
是功操自杭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  
一矣朝夕迨盡恐杜與齋來者不能繼其  
志乞爲記誠俾無發墜予即十萬人中一  
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  
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  
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  
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  
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

聞  
待  
能



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

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

各正字

三丁

物作初  
牧作利  
史或作  
刺牧下  
同

月廿日

千有  
三三

調作詞

自作白

願作聲  
郡作部  
去作知  
音



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  
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  
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  
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  
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  
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直隸齊託之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  
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迴

噫吳興郡

孰爲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天無微颯

地無纖埃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錢唐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  
南有窳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

爲子

昭作

凡下九



便押押便  
押署也

引圖經云湖  
水溉田一千  
餘頃謂係稅  
田也今按水利  
不便其公私  
田不啻千餘頃

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  
公勤軍吏二人一人立於田次一人立於  
湖次與本所由佃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  
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  
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  
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  
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  
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  
時即灑湖十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唐至

佃下田

有之

隄防  
堤坊  
節

雖非漢晉時  
若官河乾涸  
但放湖水  
注可以立通  
舟船注也

鹽官界應灑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  
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  
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  
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  
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  
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  
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  
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菱失其利且魚龍與  
生民之命孰急菱菱與稻梁之利孰多斷

足作

縣官之







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去年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致升平在先政化詢求救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惟

年家

月官

訖

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

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

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

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

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

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

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

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若節

宮作官

瑣項



陳仲章

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息深未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猷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

正官大府卿本三  
自云秘書監  
賜紫金魚袋  
白居易至下  
伏計聖聽而  
不言唯序之  
皆以注也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安國寺賜紫引寫法門義林  
大清宮家道士楊弘光

瘼也  
報在執

某在居  
并序  
家本有

初在計  
武乍斬  
之官有



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  
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  
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  
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  
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  
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  
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  
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稊

瑣瑣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  
答

僧問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  
何者爲四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  
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  
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

皆本云自云  
義林法師  
同皆代問  
之註也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  
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  
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  
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  
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  
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  
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

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經有十二部  
蓋為經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  
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  
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  
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  
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檀  
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  
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  
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

蔣勳切云提  
波羅蜜見佛  
言不限及又許  
向去然二及

目錄五十九

七

即有之  
羅有之  
定元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  
名數已具於前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  
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  
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  
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  
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  
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  
何如更有所疑即請重難

送沈倉曹赴江西

落日驅單騎涼風換袷衣遠魚傳信至秋  
鴈趁行飛洛下閑居在城東醉伴稀莫辭  
船舫重多覓酒錢歸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  
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  
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時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

因願聞其說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有之

可元之

可有有

半作五

僧答不

錄四

有之或

本注

摺本同

之又音

注

者有之

不疑

四字

門

尚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問

問者  
道士答  
不錄注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

經注



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者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

止於止於

悅作敬

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有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

如此以管李元之口守可考



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  
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准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  
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  
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叙謹退

敷揚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  
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

剡以再反

姥黃神反

石鼓山名

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  
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  
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  
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  
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夫有  
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  
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  
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  
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

金作今  
山首之  
峯在

因作茲

道下道



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  
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  
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表彥  
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  
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  
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  
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峯  
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  
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滄荒靈境寂寥

郗超

霞表

或作

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  
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  
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  
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  
陸中丞知之助其繕貌三年而禪院成五  
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  
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

二作

門亭井  
寔淨之室  
若干間以上  
七字有之



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  
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  
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  
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  
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  
詰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  
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  
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  
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  
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  
弟子耻之予亦恥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  
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普貌之願焉迨今七八  
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  
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

之百之  
元元之  
元元之

遊作  
之百之

持作賞  
記有  
白氏  
曰作白

衆作



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  
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  
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  
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來致於  
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  
拔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茲寺因請  
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  
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  
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一所連廊六間

馬作年  
洎作銀  
士作仁  
二所連之  
三字元之  
席有之

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  
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隕覆漏朽  
椽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膏  
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  
城於是龕像無燥濕陟泐之危寺僧有經  
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  
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  
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  
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為者清閑上

朽作坊  
檜作楹  
導作道

朽椽作朽  
二乘都泥橋及  
一黃屋及壞  
海之引論詰在  
傳文也出唐  
前也填以泥塗  
後徒可名壞  
也落也  
泐之動石砌  
也又山崩之  
泐音力音  
動又石破  
解之廣則  
反



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  
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  
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  
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  
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  
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  
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  
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河南府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  
海州刺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  
配諸州稅麥一例加佑徵錢晏頻申奏恐  
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  
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階  
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為獨屈况晏累為  
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眾自經

歡作

是作見

薦

次見

茲土

西方

行作

引

然

字海州

刺史

甚無之

依作

論



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  
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建  
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友汴河阻絕轉輸不  
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為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  
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渠  
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  
州堦橋至今永為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  
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洧胡爾反

友作反  
竟作董  
之於於  
伏  
忘作忌

棄伏希聖念量投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  
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  
機名利况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  
山卧雲鍊氣絕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  
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節  
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

自修吉山寺  
記輪所至此  
書輪殿摺  
本落出

理有之  
目元之



谷亦貴，繫維儻蒙寘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鸛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禪聖朝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大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

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僕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

事具集解云注也

殿

首作篇

君作居函作啟

也有一

謹有

一元之



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  
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  
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  
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  
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  
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  
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  
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  
律然得儂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

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  
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前三卷題此  
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由吳洛寄和  
集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  
易頓首

前集卷下  
易頓首

答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碑序解祭文記。凡十二首

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

蘇州石壁經碑

池上篇序

因繼集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祭韋司空文

祭郎中弟文



祭李司徒文

祭元相徵之文

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崔君神道碑銘

泗州開元寺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東都聖善寺智和尚茶毗幢記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

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爲彼

非

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詐，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庚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諡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



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  
慰副使甄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  
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  
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  
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  
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  
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  
章不自知其然蓋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既  
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

累歲顥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  
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第八稚姪嗷嗷慄  
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  
道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  
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  
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  
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  
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  
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與



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  
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  
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心至于歸全反真  
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  
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  
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紀噫先生之道  
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 東方曼倩 夏侯湛高之  
作廟貌讚 唐中大夫 真存先生

自樂天知之作神道銘 嗚呼二大夫  
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  
偶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  
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  
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示悟入諸  
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九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  
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  
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  
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  
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  
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  
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

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  
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  
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  
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  
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  
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青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池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



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  
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  
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  
罇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  
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  
之習篋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類川陳  
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  
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  
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

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  
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  
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  
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  
拂楊石舉陳酒接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  
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  
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  
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  
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



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  
命爲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  
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  
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  
靈鶴恠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  
時引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

丁庭一

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  
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  
爲因繼集卷之一今年復予以近詩五十  
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  
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  
棟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  
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詩共五



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辯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詭，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

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其橐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劉禹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製



以  
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  
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  
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  
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  
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  
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  
今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  
多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  
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

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  
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予予之  
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  
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  
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  
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  
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  
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  
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祕藏而已巳酉歲三



月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貞大節輔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

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往復再三繇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



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  
業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  
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  
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  
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即目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禮如公  
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廢墜至若與公同科  
第聯官寮奉笑言蒙推獎窮通榮悴之感  
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

薦真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  
生是幻真諦非空靈鷲山中既同前會兜  
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君先後聞耳伏  
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  
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  
不居新婦龜兒等豐酷如昨俯及歲暮奄



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  
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  
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  
設之時粗表一一吾去年春授祕書監賜  
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  
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  
終龜兒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擬  
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病  
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

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  
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  
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  
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  
至飢凍遙憐在符離莊上亦未取歸宅相  
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鈿等  
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  
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莊今年買了  
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



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已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嚮眞復嘗來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苦拘礙將情爽

有

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北村爾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眞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大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內重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真次但

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佞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決奈何長慟而已翱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絲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  
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  
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  
慶天鍾粹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  
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  
相未盡暮猷故風聲但樹於蕃方功利不  
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太遇也在公豈

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  
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  
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  
壹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  
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  
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  
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  
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  
歸交感悲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



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悲吒投我二詩  
云君應恠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  
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  
識君來三度別這廻白盡老髭鬚戀君不  
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  
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  
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  
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真文

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  
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夫無所知其  
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  
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  
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絕其今  
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不生死四海  
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  
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  
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



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  
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  
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  
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  
尚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  
陵崔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  
虞之際因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

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準繩濟  
美斯崔氏所以繇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  
騎常侍諱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  
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  
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  
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  
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荆毒流梁宋屠城  
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  
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拳



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蛇豕京觀群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公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具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修轉常州錄事參軍糾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

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



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  
十郡領二鎮再登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  
之才國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  
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鎡基富貴  
焯燿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  
相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  
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  
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  
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 賢無全福 既享天爵

難兼世祿 矯矯崔公 道積厥躬

大志長略 卷于懷中 黃綬遏寇

思奮奇功 銅印字入 躬行古風

才高位下 步闊塗窮 竟戢羽翮

不展心胷 天道有知 善積慶鍾

昭哉報施 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  
三州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喪間生其人。故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大師。譙郡鄆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霈禪師出家。十九從泗州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

地二百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厨廩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



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臧獲傭保馬牛  
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  
器  
具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大和  
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綦布如自地踊  
若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鍾梵有常聲四衆  
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  
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叵能具舉若非大師  
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  
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

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  
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大和八  
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  
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湜  
槃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塼塔遵本教而  
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  
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  
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  
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



四十年或疑是人如來所使羅漢菩薩吾  
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既成而化侍  
中以撰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  
亮元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  
之願終侍中之志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  
導師方便緊我大師亦有大願  
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  
兩得相見法有毗尼衆有僧尼

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  
振起律儀四十餘載勤而行之  
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如性不動色身無住  
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塔勒銘  
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  
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



門有佛頂呪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  
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興建幢  
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  
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兒戲  
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  
晤學四分律於曇睿律師通楞伽思益心  
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選累補昭  
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滯  
高名滯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

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  
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上慢者退僧  
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  
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  
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  
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窆於龍  
門祖師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  
遷祔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  
師自出家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



苾芻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  
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  
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  
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爲東王城十大德  
首。爲南瞻部八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  
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搥無畏鼓。降  
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之大  
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晏坐  
齋心。頌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

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化。識者異  
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  
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  
羅尼一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  
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  
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受  
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  
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爲是院門徒者有年  
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爲



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  
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此義以一偈贊之  
偈云

宜

幢功德甚大 師行願甚深  
孰見如是幢 不發菩提心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